



“007”反恐小说

第三祸

LE TROISIÈME FLÉAU

(法) 菲力浦·克拉梅 著
Philip Kramer

管筱明 译



 海天出版社
SEA-SKY PUBLISHING HOUSE



第三禍

THE THIRD ENEMY (FILM)

(法) 菲力蒲·克拉梅 著
管岐明 译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祸/(法)菲力蒲·克拉梅著;管筱明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7

ISBN 7-80697-198-X

I.第... II.①克...②管... III.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952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9—2003—361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胡小跃 杨宏英 封面设计:刘 晖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王 暖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83460900

深圳市极雅致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8.5

字数:180千字 印数:1-5000册


定价:17.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灾民暴动	/ 1
二、超级天才	/ 10
三、接受任务	/ 23
四、宝贝女儿	/ 34
五、实地调查	/ 39
六、法老计划	/ 48
七、错误路线	/ 51
八、杀人灭口	/ 60
九、惩罚叛徒	/ 66
十、找到线索	/ 75
十一、种子公司	/ 83
十二、冷血上校	/ 94
十三、父女情深	/ 104
十四、基因天才	/ 111



十五、女科学家	/ 117
十六、疑团重重	/ 122
十七、秘密信箱	/ 131
十八、遭遇杀手	/ 138
十九、基地被毁	/ 146
二十、总统召见	/ 154
二十一、红颜知己	/ 163
二十二、权力规则	/ 174
二十三、千钧一发	/ 182
二十四、特殊审讯	/ 192
二十五、施加压力	/ 199
二十六、接头暗号	/ 207
二十七、机场奇劫	/ 214
二十八、致命错误	/ 224
二十九、陌生女人	/ 233
三十、惊险使命	/ 242
三十一、新的规则	/ 260

一、灾民暴动

K 国首都，比斯科克

艾加尔·柯依杜倒在比斯科克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奄奄一息。子弹由他后颈穿入，从他下巴钻出来，把下巴骨打碎了，却奇迹般地放过了大脑。不过，他知道自己已经完了……

“艾加尔！”皮埃托叫道。他是艾加尔的一个邻居，一路同行到此地的伙伴……“起来！他们朝我们过来了！”

他勉强拉了拉伤者的手臂就逃跑了。艾加尔虽然无法动弹，却看得见 T-72 装甲车在列宁大街上开动。突然，坦克停下来，炮口对着他这个方向……

在他周围，是一片无法描述的混乱：被步枪子弹打得像筛子的尸体、被机枪子弹扫碎的尸体躺在血海上，活着的人则想方设法逃命。

“他们会把我们全都杀掉的！”一个人从艾加尔身边走过，吼了一声。就在这时，安放在战车炮塔上的机枪更加可怖地发出了低沉的咆哮。

那人跑了几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臂膀脱了臼。他瘫软地倒在地上。机枪仍然在瞄准他射击，子弹打得他周围的柏油路面一块块迸裂开来。一些妇女和老人一动不动地站在

坦克纵队前面，或者双手合十做出祈求的表示，或者完全张开双臂表示没有武器，希望得到杀人者的宽恕。领头的装甲车打开炮塔盖，一个穿特种部队制服的人钻出来，端起卡拉什尼柯夫冲锋枪，朝他们扫了一梭子。接着，装甲车的履带就从一个受伤的老妇人的大腿和骨盆上碾过去。

枪声、呼叫救命的声音、痛苦的呻吟和绝望的呼号可怕地交织成一片，闹闹哄哄，淹没了这地狱般的场景。“地狱也不过如此。”艾加尔想。这时，一辆 T-72 开到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来。

他躺在地上，能够从坦克底部的“撤离洞”看见舱内的情景，坦克手们一个挨一个坐在里面。坦克里扔出一些绿色的金属小盒子，泄出一股黄色的气体，散到大街上，化成一股股浓烟……

有的人趁着坦克停止运动，从侧面往上爬，可是炮塔门从里面插上了。才几秒钟，芥子气的威力就显现出来，聚在坦克周围的五十余人立即被毒死了。人群一哄而散，就像一群麻雀。每个人都想逃跑，想远离毒气漫过的地方，可是毒气从四面八方弥漫过来。每辆坦克都施放了大量毒气，整条大街成了一条毒川。

艾加尔什么也看不到：他不像其他人立即被毒气熏倒，坚持得略久一些，也许是因为他躺在地上。不过毒气也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了……

一个“斯克得”军官——是个上尉，走近艾加尔，低头看了他一会儿。军官戴着防毒面具，艾加尔只看见他的眼睛。那

是一双黑眼睛，捉摸不透的黑眼睛，从中看不到一丝怜悯。“一个垂死的家伙，值不值得补上一枪呢？”上尉犹豫了一阵，还是举起枪来，朝这个农民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他的大脑，钻出脑壳，击到柏油路面……

在小街小巷，追捕进入高潮。命令是严厉的：毒气只能在大街上施放，而且要距官员居住的街区3公里远……

在列宁大街周围，官兵们带着轻武器行动。在坦克上，队长安塔卢亚·日里诺夫发现一群人逃进了尸体狼藉的大街相邻的小街，有15人左右。要是他们穿过这条通道，跑到清真寺对面的彼得罗夫大街，就逃脱了“斯克得”的追捕……于是他在炮塔上用报话机指挥驾驶员：

“朝下方那群人移动。有没有谁在彼得罗夫大街？”

一阵短暂的沉默。

“有，雷柯亚茨在那里。”驾驶员回答。

于是日里诺夫用沉着而又厌烦的声音说：

“雷柯亚茨，我是队长。朝清真寺移动：有一群示威者朝你们跑去……”

“明白，长官。把他们堵住了。”报话机里一个冷漠的声音报告。

惊恐万分的农民们狂奔而逃，他们希望跑到比斯科克郊外，钻入庄稼地里，然后再跑回村庄。他们仍然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就眼前来说，他们必须……

一辆装甲车从彼得罗夫大街冲出来，突然打横，停在小街

对面，拦住了农民们的去路。

被追捕的农民们顿时吓呆了。虽说他们互不相识，但却排成密集的队形，像一个人一样迅速移动……看到装甲车的炮管，他们出于本能的反应，立即贴着小街的屋墙站住。

“截住他们了。”拉斯洛·雷柯亚茨报告道。他可能看见长官的 T-72 坦克在街道另一头出现了……

“钻下水道！”一个农民对同伴们大声叫道，同时掀起一块阴沟盖。

不过几十秒钟时间，这一小群人就统统潜入了。这可是个严重错误。

“妈的！给他们跑了！”日里诺夫看到这一幕，咆哮起来。小街太窄，坦克开不进去。

“别发火，长官，我负责把他们抓回来！”雷柯亚茨在通道另一头的装甲车上说。“来两个人跟我走，带上火焰喷射器！”

“斯克得”的坦克手朝小街开去：雷柯亚茨和一个士兵拿着带有“突击队”速射装置的卡拉什尼柯夫冲锋枪，阻止了农民们的前进。第三个士兵略微靠后一点，一边往火焰喷射器上装燃料，一边拉紧斜挎在身上的那只大瓶子的背带。

农民们意识到犯了大错，都在等着死亡到来。因为他们进入的并不是下水道的主干道，而是排水管道，这管道要到春天融雪的时候才会打开阀门，而眼下，却没有任何出路能逃避刽子手的追杀。

雷柯亚茨把农民们匆匆盖上的阴沟盖推开。在 15 米深的

地下，半明半暗之中，农民们抬起求饶的眼睛望着准备屠杀他们的军人。车长皱着眉头，看了他们一阵。

“烧死他们！”雷柯亚茨用愤怒的声音命令道。于是液氢燃料喷射的呼啸声与惨遭屠戮的农民的惨叫声混合在一起，响彻这片街区。

迪米特里·彼特罗斯基纳端坐在一辆“奔驰”汽车里，透过茶色玻璃，看着部下。他的汽车装着厚厚的装甲，前后还各有一辆护卫车。

他一张瘦脸，没长胡子，看上去显得稚嫩，像个年轻人，身材中等，红棕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服帖地落到左边额角上，掠过小巧精致的圆眼镜上框。迪米特里人很聪明，但是冷漠、残忍，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独立以来一直指挥“斯克得”部队。在这之前，他为克格勃工作，更确切地说，是为第四任老板工作，负责搜集所谓“周边国家”也就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情报。此刻，他看着比斯科克遭受破坏的大街，显出几分满意神情：他觉得力量的平衡被最近两任总统逐渐破坏以后，近来又发生了改变……

在大街上，自动武器连射的刺耳声撕破了这个夏日清晨的宁静。人行道上尸体狼藉，使得这个特务组织的老板能够观察手下的残暴与狠毒。不过这一幕并不让他反感，恰恰相反，他为此高兴，因为“斯克得”和它的前身克格勃一样，需要动乱来求得发展和兴盛……

一颗子弹打在“奔驰”的后窗玻璃上，被装甲挡住，发出一声脆响，车内的人本能地把头一低。迪米特里心想，要弄清是谁朝他开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邻国塔吉克斯坦，农民首先想到的是买支火箭筒，然后才考虑置办犁铧；好在这边的情况还不一样。不过这边也是买一支卡拉什尼柯夫冲锋枪，还不抵一磅麦子的价钱……这一枪也许是埋伏在城里的一伙农民开的，更可能是参与洗劫的本地黑手党开的……

3辆小汽车与一支由5辆战车组成的车队相遇。这是尚未被堵在塔吉克斯坦边境的机动炮兵的全部家当，它们朝示威者的老巢开进。车上的官兵并不属于军队，而是属于“斯克得”，因为军队已经名存实亡了。正当迪米特里观察着在比斯科克大街上缓缓移动的T-72坦克时，突然一声剧烈的爆炸，一辆坦克的炮塔和炮管化成碎片四散飞去。爆炸的气浪把小汽车横推到道路中央。

“火箭筒！”迪米特里身边的一个卫兵朝司机喊道，其时司机正在摆弄那些驾驶用的宝贝，以便调正汽车的位置。

火箭筒是一种出色的反坦克武器，完全可以把“奔驰”炸成金属碎屑。当汽车终于回到道路和中心线以后，司机拼命抓住方向盘，踩断了加速器的踏板。一梭子弹扫过挡风玻璃，坐在前座的卫兵稍稍摇下车窗玻璃，把AK47的枪管伸出去，朝大街和建筑物盲目地开了几枪。卫护在迪米特里两边的贴身警卫马上学他的样，也拿起武器朝外面胡乱射击。两辆护卫车也逃过了火箭筒的袭击，朝大街疯狂射击，也不管会打中什么人。

几分钟之后，车队冲进了由“斯克得”封锁的总统府大

院。特工组织老板的座驾径直开进了地下车库……

自从入主总统府以来，奥义达·卡杜姆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周游各工业国家，说服他们往 K 国投资。迪米特里说起他来，就像谈论一个推销豪华商品的推销员，在赢得选举的同时，也赢得了一张永久有效的免费机票，可以乘头等舱周游世界……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的好学生，卡杜姆年龄四十有八，一张脸由阳光和 K 国的海拔镂刻出密密的皱纹——比斯科克海拔 3000 米——围着脸的是一头厚发，可是不管留什么发型，那堆头发都不好看，因为顶部异军突起，冒出一个又一个圈圈。尽管他的衣服无可挑剔，这个细节还是使他显出一种不修边幅的样子，而由于不懂外交规矩，他给人的这种印象就更加强烈。在他惟一一次独自访问白宫时，主人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可是他看到美国总统的酒杯空了，竟然起身离座去为他斟酒。“一个乡巴佬。”迪米特里在对俄罗斯同事谈起卡杜姆时，总是这样说。

“发生了什么事，能不能给我说说？”作为欢迎，总统一进房间就这样叫道。

他的办公室在总统府最上面一层，从前这是克格勃在 K 国的司令部。在这间白壁上面污渍斑斑的冷清的大房间里，总统坐在一张金属办公桌后面。即使是莫斯科最低级的行政官员，也不会要这样的桌子。

迪米特里低着头，揉了一会太阳穴，然后抬起头来，冷冷

地盯着总统：

“几天前开始收麦子了，可农民们几个月以前预感到的事情，不再让人置疑……”

“是啊，我知道收成不会好，大家都知道这点。我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系过了：他们准备延迟，甚至冻结我们到期的债务。”

“总统先生，问题不在这里。”

外面，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传来卡拉什尼柯夫的连射声。

“没有任何收成。”迪米特里用懒洋洋的声音放出一句话，一边愉快地打量对方毫无表情的脸。

“你……你说什么？”卡杜姆吃力地问道，以此作为回答。

“什么也收不到！”迪米特里说着，猛一下站起来，“颗粒无收！”

从3月份起就显出了年成不好的征兆，从那以后，全国形势就每况愈下，直到今日发生动乱，引起屠杀。

总统叹息一声，在椅子上转过身来，面对着宽大的窗户。窗玻璃都用胶带粘着，防止被可能的爆炸震碎，但还是可以看到雄伟的阿吕亚图山脉的轮廓，那座山的高峰海拔超过7000米。

“这不可能。”卡杜姆连声说，他张着嘴巴，用颤抖的手摸着没刮干净的胡子。

“我也这样认为。可是毫无疑问，颗粒无收。麦子就是不长……地里的麦秆只有20厘米高，当草卖都没有人要。今天，农民们要求得到赔偿，跑到首都来集会，碰到什么就抢什么。”

“可是我的人，他们说情况完全不同。”卡杜姆说，“他们说，‘斯克得’的人用机枪朝人群乱扫一气……”

迪米特里满不在乎地撇撇嘴，微微一笑：

“昨晚开始实行宵禁，留在街上的人触犯了法律。不过，要是我们的做法让您不高兴，那您甩开我们，恢复秩序就是了……”

“斯克得”是唯一能够处置这场危机的力量。卡杜姆是K国人，他恨透了迪米特里，可没有这个俄罗斯人的支持，他无法统治这个国家。

“我不希望再开杀戒，明白吗？可以对城市实行封锁，但不要对示威者开枪。要是比斯科克的黑手党卷了进来，要是抢掠超出限度，那时你再动用武器不迟，不过也要省着用……”

“好，总统先生。”迪米特里小声地结束晋见，仍然面带微笑。卡杜姆恨不得把那微笑从他脸上扒下来。

迪米特里离开总统办公室回到寓所。他的寓所在城市另一头，一上汽车，他就与莫斯科联系。等了几秒钟，他换了与刚才在卡杜姆面前截然不同的语气，与电话那头的人说话：一种毕恭毕敬，近乎奴气的语气……

“向您致敬，上校同志。”

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迪米特里又开腔了：

“上校同志，您没有弄错。K国是发生了一点事情。对呀，可能是伊万捣鬼。当初谁相信他有朝一日会成功呀？谁会想到他会卷土重来呢？”

二、超级天才

苏格兰，巴勒格林城堡，格林尼治时间 13 时

塞思·科尔顿从书房的窗口望着外面冰封的原野。在他看来，这像月球表面一样凄凉的景色，如同永恒的风暴下一片凝固的石头之洋。他在工作之余过来小住的这座城堡，雄浑地融入了这片风景，原野上有一条条小道，是牧羊人走出来的，并把这个地区的高地划分成一个个方块。从小道上往城堡看，城堡形状怪异，像条搁浅的大船。做船长的冒冒失失，想碰碰运气，却不知道寒冰已经开始把船体紧紧凝住。在这片怪石嶙峋的荒原中央，巴勒格林城堡傲然挺立，任凭时间的打磨和大自然的侵蚀。

从 840 年前开始建造以来，这座城堡和里面的居民就经历了种种命运。它的历史要上溯到氏族斗争早期，直到上世纪，这种斗争还在蹂躏苏格兰。例如，离此地若干英里的地方，坎贝尔家族就曾屠杀过 1000 多个来自别的氏族的平民。他们暗中取得英国人的支持后，就把这些平民邀过来做客，而将他们一举消灭。这虽是 1643 年的事情，但是本地区的酒吧至今仍然不许坎贝尔家族的人进入。爱尔兰就是这样，充满了传说，古代的或是当代的传说。

这个讲一口怪腔怪调苏格兰语的外国人（在这里，说怪腔怪调英语的不会是苏格兰人……）大概是来得最晚的一个。他是在伦敦一家大银行要以巴勒格林城堡作质押物时才把它买下来的。本地居民素来极为珍视自己的独立，他们对这个消息大表欢迎，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个陌生买主虽然不是苏格兰当地人，但至少不是英国人……不动产经纪人是本地酒吧的忠实主顾，而神秘买主的身份一直是酒吧议论的头号话题。据经纪人说，买主是美国一位阔气的金融家，想给自己买座城堡，度假时来住住。不过他的假一度就是7年，其间只有短暂的外出，为时几个星期，然后又回到庄园，把自己关在沉重的栅门里面。更让人失望的是，他一回来就给佣人们一大笔补偿，把他们打发走，而成天与一个新带回来的亚洲男人混在一起，形影不离。收拾房间的女人和花匠很少碰见他，一过晚上6点，他们就得离开城堡。有些房间放满了信息器材、通讯工具，是不许他们进入的。尽管主人的客气是尽人皆知，可要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绝不会回答。

因此，城堡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为外界所知。有时，大清早，牧羊人会在城堡主骑马兜风时碰见他，同他在寒风呼啸的原野上寒暄几句，说说天气，然后各走各的路。小地方的人不会做出更客气的表示……

人们对巴勒格林城堡有关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并不单单因为城堡主人过着秘密生活。不管怎么说，当地的贵族老爷都没有随便敞开大门的习惯，没有。最奇怪的事情，莫过于城堡和

庄园的价格，城堡和庄园 950 万法郎，也就是将近 150 万欧元。价格倒不算太贵，因为土地的面积和所产威士忌的名气值这么多钱，不过业主是在 7 年前购置这个产业的，当时他只有 26 岁。是得了一笔遗产吗？也许是的，可从哪里继承的呢？没有办法查明。如果不是得了遗产，那又是什么呢？在 26 岁的年纪，不靠遗产，谁能如此轻易地拥有这么一笔巨款？也许，他是个毒品贩子？是个骗子？或者江洋大盗？

塞思的生活超出了他们不现实的计算，的确，塞思曾是一个大金融家，他始终是这样一个人。不过，他又不仅如此——塞思是个天才，一个百分百的天才。

塞思离开窗口，到扶手椅坐下。他的面前是 4 个电脑显示屏，上面显示着世界各大银行外汇市场的价格。执行任务之余，金融投机占去他的大部分时间。他感兴趣的并不是赚点钱，他的志趣在别的方面。塞思竭尽全力想弄明白的，就是支配黄金、石油、外汇或指数运动的机制。一如他从事的所有事情，既然费了心机，他就要成功。一部隐蔽的电话在办公桌角上响起来。他缓缓抓起话筒，好像在品味时间。

“是科尔顿先生吗？”

他立即听出来，是伦敦一个经纪人的声音。

“什么事？”

“关于 2500 万美元的事。您是以 121.70 日圆的价格吃进的，现在按您定的最低价 122.60 抛了。”

塞思谢谢他打来电话，从抽屉里取出一只小计算器：2500